

私人聊天

既见君子

□武聪颖

一天，微信里忽然接到师姐发来的一条链接。点开一看，是某视频客户端的招聘广告。吓了一跳的同时，我心里暖暖的。这个仅有一面之缘的师姐，竟然如此关心着我。

这不禁又让我回想起3年前相见的那天。难以置信，偶然在市里参加教育公益活动，讲台上看见的竟是我高中的班主任，在桦甸市执教了30年的邵老师。后来才知道，组织者中有一位是我未曾谋面的师姐。

演讲结束，在宴请老师的饭桌上，我与这位身在教育岗位的师姐才有一面之缘。虽然我们并没有深入交流，但无论是当年的课堂上、刚刚的讲座中，以及当时当下的饭局里，我们都安静以对，微笑聆听。偶尔眼神碰触，相视一笑。彼此的姿态，相互秒懂。

是啊，20多年前，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历史，那时候怎能想到，20多年后又坐在台下再听他讲家庭教育呢。

20年，弹指一挥间，我们从学生变成了学生家长。但是，老师依然是老师。不仅因为职业身份。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。聆听与交流中觉察到，身在小城，老师的思想却不受地域阻隔；执教日久，老师的思维亦不曾被经验的囹圄所限。他始终开拓进取。今时今日所讲的家庭教育，既有几十年来与千百个学生家长交流的经验所得，又时时处处透着古今中外教育的思辨。

环顾周围，许多人在家庭教育中迷失，深陷不学习母慈子孝，一学习鸡飞狗跳的困境里。可是邵老师依然从容不迫，作为培养了一名尖端领域博士生的父亲，听他谈及自己家庭教育的细节，深觉受益匪浅。其中一件小事，让我记忆犹新。儿子幼年时，邵老师就为他做抚触，长期坚持在入睡前，为孩子做简单的按摩。在亲子间建立亲密互动，形成良好的关系，彼此信任。所以长大后，即便儿子偶有冲动或发了脾气，只要他摸摸头，总能冷静下来。今天看来，这个方法并不新奇，初为人母那会儿，我也曾在几本热销的育儿书中见过。然而，老师了解、践行，并持之以恒，却是在30多年前。

记忆再次深潜，落到一张照片上。那是同班同学拜访老师家，为老师拍的一张近照。照片被发到班级群里，同学们炸开了锅。纷纷说老师太年轻了，还和当年一样。这不就是恭维，亲眼所见后，我也觉得，时间好像不曾留在老师身上留下太多痕迹。当然，更触动我的，是老师家里的书。

大学暑假，我曾去拜访过老师，就是照片里的这间屋子。局促的客厅里摆着一个显眼的书架，里面堆满了书。时隔多年，仍是这间屋子，格局没什么变化，只有书从书架中漫溢出来，就像堆柴似的，码在书柜前好几层，满满登登，更有几本散落在沙发上、靠背上、茶几上……

这么多年，我早已离开了当年的小城，也不在教育行业，但还是从多种渠道听说，老师获得了领域内许多荣誉。想当初，他33岁时接下我们这届文科班，第一次做班主任。3年后，班里出了10多个名牌、重点，二三十个过本科线。老师至此在学校一举成名。所以，对于他能获得许多荣誉，我并不惊讶。惊讶的是，席间，他不厌其烦地向师姐打听了许多她们在做的公益活动，计划着退休之后也向这个领域发展。那时，我忽然想到木心的一句诗：“都说岁月不饶人/我亦何曾饶过岁月……”

老师恐怕就是不曾饶过岁月的那一类人吧。初心不改，慎终始。把教师这个职业，真正内化成百年树人的志业，终其一生。每年九月，思念的第一顺位，都是从邵老师开始的。远观他执教的一生，正如他微信名所示“学不可以已”。

《郑风·风雨》中有一句诗，“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？”我们生在太平盛世，但是对于个人漫长的一生而言，那个在内心风雨时仍不改其度的君子，谁又能不生发出赞叹与欢喜呢。



“皮鞋擦一次多少钱？”

我走进一家擦鞋店问。

一位看上去50岁上下的女人，正理头给一位顾客擦鞋，回了句：“7元。”

我说：“这么贵，别处都是5元。”

女人抬起头，瞅我一眼，问：“您说的别处是哪家？”

“就这条街，拐角那家。”

“哦，他家不干了。”

我一愣怔，心想，她怎么知道的？我刚从那家过来，的确是不干了。我在那家擦鞋足有五六年时间，一直是擦一次5元。好久没去，今天到那一瞧，才知

人生况味

日常生活中，“美”是无处不在的。只要用心去观察，用情去体会，我们不难发现身边的“美”，我们也能创造“美”。“美”如温润和煦的春风时吹拂我们的心，提升了我们对生活的感悟。

退休以后，很少被时间追赶。地铁公交，低碳出行，省油省事，乐而为之。

长春162路公交车从红旗街开往南三环中海国际社区。早班车正是人流高峰时段。车到卫光路站，上来一位老年妇女，手里提着买菜的兜儿。紧挨车门旁边坐着的男士马上起身，让出了座位。

老年妇女刚要坐下，发现那位男士没有下车，而是挤在了车中间的人群里。于是他喊他：“你回来坐吧，你是干活的，太辛苦了，我没事儿。”她这一呼喊，众人目光马上转向了那位男士：只见他一身浅灰色工装，夹衫的袖口和肘部磨损得有些发白，他的双手粗糙，骨节凸出，一只手提着的黄色帆布兜儿鼓鼓囊囊，漏出“铲子”和“抹子”的把柄。不难看出，他是个泥瓦匠，一个吃苦耐劳的劳动者。

让座本来很正常，只是对一个需要更多时间休息的人，这个毫不迟疑又似毫无意识的自觉有些不平常。又过3站地，他下了车，走向“我爱我家”小区的大门……



童年记趣

□李玉琢

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，出生在东北一个小村庄里。

小时候，晚饭后很多左邻右舍的孩子都聚集在大场院里，或者弹玻璃球，或者扇纸哨儿，或者滚铁环，或者钉钉子，或者玩电报胜利等等。要是晚上有月亮，家里的大人不来找我，我们都不回家，冬天也不例外。那时的冬天似乎比现在要冷得多，但那也不能阻止大家疯玩的兴头，不是跑来跑去地钻进柴草垛，就是钻进猪圈里躲猫猫。所有的孩子都在场院里“摸爬滚打”，哪管弄得尘满面、灰满身。

冬天小河水绝对是孩子们的乐园，有的滑冰车，有的抽冰猴，有的踢毽子……那时候我的毽子在孩子们中是最牛的。因为爸爸手艺很巧，在自己家养的狗身上挑最长的毛，最好的毛剪下来，然后选大小不一的铜钱叠成错落有致的阶梯形底座，踢起来稳，感觉特别好。那时候毽子还真是我出去炫耀的资本呢！

我看过许多柳树，这一棵生长在胜利公园西北角河堤上的柳树，却是伫立在我心中不老的柳树。

我孩提时，这棵树挺年轻。年轻的它，却把本该挺拔的躯干，弯成一个外弧形。于是根须像一条条小溪，细长地伸向土地四周。

我喜欢这棵柳树。它前半身的躯干匍匐在地上，如一段圆木，人可以站在上面让下面的人拍个镜头。歪斜树的上半身伸向河水中，硕大的树冠，垂下千万缕绿丝线，颇为壮观。

春天里，柔柔的枝条，像羞羞涩涩的少女，在晨曦中醒来，摇摇曳曳瞧着平静的水面梳妆打扮。胆大的男孩攀爬到高枝上，冲下面的小朋友做个鬼脸，拿照相机的大人又惊又喜，嘴上说着别掉下来，又在匆忙中，抓起照相机拍个风险镜头的照片。那棵树，横亘出地面的一截身躯也闲不住，成了女孩子们观光风景和照相的平台。她们三三两两，身着儿童服，少年装，蹲着的、站着的、勾肩搭背的，像一朵朵春天的花开，彰显人与自然生命和谐的美好。

我随着树一年年地长大。有一年的夏天，园丁们围绕着河岸的树木，行医问诊。有些树被切断放倒，有些树做了修剪剪枝。

多年后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，我又来到这座年代久远的公园，寻觅它，心里想，它是否还健在？当我幸运地寻到它，走近它，仔细打量它——它没有被视为老态龙钟而放弃，而是被园林部门当作重点保护对象，保

父母年迈，疾病缠身，吃药如同一日三餐不能间断。为了给父母买药，便经常光顾医药批发比较集中的西广场和南广场。

那一日，我为找药、询价，从西广场转到南广场。奔波一下午，口干舌燥，筋疲力尽，心想再走一家就打道回府。一进这家药店的门，一位佩戴姓名胸牌的店员迎面过来，热情地向我打着招呼。虽然口罩罩住了她大半个脸，但她目光温柔，说话轻声，她的脸一定带着微笑。

我把想买的药单递给她，她像接待重要客户一样逐个介绍药品的价格和用途。她看这些药大多是老年人用药，或以为是我吃的药，便拿给我一张印有慢病审核医院名单的卡片，详细讲述了一遍慢病确认流程，建议我去医院办个慢病审核，她说这样购药就会享受政府补贴。她的热心让我无法立即拒绝，我只好耐心倾听，直到她讲完。

过些日子，我又去这家药店买药。她正在接待一位年长的老者。她见我就像见到了老熟人，问我办下来没有？我惊叹她的记忆，更惊叹她的用心！她每天接待那么多的购药者，彼此隔着口罩进行交流，她都能大致记住他们，再如故吗？！

服务细致周到，顾客如沐春风，自然就增加了一份信任。信任，对消费者来说是选择中的首选。此后买药，我自然首选这家。

针烧红了弯成的。鱼咬钩了要赶快提拉，不然鱼容易挣脱。那时的河里虽然没有大鱼，但小鱼很多，即便使用这样的鱼钩，一天也能钓上几斤，钓上瘾的时候甚至都忘记了回家吃饭。

说起下河摸鱼就更需要技巧了。我们屯有个比我大两岁的孩子，摸鱼技术一流，有一次他足足捉了两大洗脸盆的鱼，我们羡慕坏了。从那以后他再去摸鱼，很多孩子都争着抢着给他打下手，希望能分得几条鱼。

顺着河边找野鸭蛋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。有的时候，我捡到了会捧着野鸭蛋气喘吁吁地跑回家中交给妈妈，妈妈的夸奖更鼓舞了我的“斗志”，为了捡野鸭蛋常常能走出屯外好几里地远。

还有打高粱米。一到有高粱的季节，我们总是趁放学的时候跑进高粱地，采回一大捆。回家后妈妈正在院子里的小炉子上炖地道的纯绿色食品——豆角，我把高粱扒开，放进豆角锅里炖，另一部分没扒皮的扔进灶坑里烧，两道绝佳的人间美味就出炉了。

春天和秋天也同样有说不完的乐趣，春天放风筝、挖野菜、做泥蛋……秋天烤麦子、捉泥鳅、掏鸟窝……太多太多了。要是让我细说呀，真能说上几天。

如今我身在都市，闲下来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想起童年，想起儿时时的山，儿时时的水，儿时的伙伴。儿时那无尽的乐趣，深藏在我的心底，永远都不会忘记。

小小角色



□刘金范

留了下来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更迭，风雨冷暖使它的身躯更加强壮。我俯下身，去抚摸那粗壮的树根根。裸露地表上的树根根，仿佛是一根根龙骨，粗壮结实，弯弯扭扭。它的身躯，在水光的倒影中，弯成一条暗黑的弧线，恬恬地躺在水面上。它那蓬枝繁叶茂的冠发，在河水中，婆婆娑娑，惊得河水里的鱼儿，四下遁散。

冬天里，我再次来到它的身旁，它的根系，仿佛似一盘冻僵身子的蟒蛇。柳树的身躯，一块块割手的、褶皱皱皱的树皮，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一条条脱光叶子的树枝，在凛冽的寒气中肃立静默。这棵柳树，在秋风中，枝不断，杈不折，它把春天酿透的绿、秋天漂染的黄、阳光下炙烤的红，把生命旅途中的那些风景，都献给了养它的河水中。

一片凋落的柳叶，像一只只细窄身子的鳗鱼，一会儿聚着，一会儿又散开。有些小柳叶漂着漂着，被河水里冒出水面的青荇拦住，挂在草尖上，贴在河石旁。还有些柳叶，在河水中，像一只只彩色的纸船，漂在阳光下，戏在人眼中。柳叶漂累了，休憩会儿，被袭来的寒风冻僵了美丽。柳叶懂得报答，把自己的生命，幻化成结冻在冰河上的蝴蝶。因为它深爱着脚下的河水和土地。

我爱这棵弯曲不朽的柳树，因为它，年年吐露着旺盛的生机，洋溢着四季如春的风景。

午夜箫声

擦亮生活

□尚书华

道店铺兑出去了。我只好另找一家擦鞋店。女人见我站在门口没动，问了句：“你在那家是会员吧？”

我点点头。“这就对了。我家会员擦一次也是5块钱。这样吧，您头一次来我家，先享受一次会员价，也收您5块钱。如果鞋擦得您满意，下次来时办个会员。不满意就不用再来了。行不？”

女人的话中肯实在，我点点头，坐椅子上了。刚才那位顾客走了以后，店里只剩我们两人。她给我擦鞋时我问：“这么大大店面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干活儿？”

她说：“原来有两雇工，现在就跟老公打理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老板娘？”

女人听了，哈哈一笑说：“啥老板娘，就是个夫妻店，哪称得上老板娘、老板呢。”

“咋没见你老公？”

“哦，他出去了。到新店去看一下装修。”

“新店？”

“对。就是您刚才说的那家店，我把它给盘过来了。”

“噢，原来是这样。”我恍然大悟。她顿时来了精神，边擦鞋边跟我聊了起来。

她告诉我，开这个擦鞋店有十多年了。起初就她夫妻俩，也挣了点钱。后来想把店面扩大一下，就租了现在这间屋子，又招了两个雇工。这些年生意一直不错，除了店铺租金、工资以及一家人生活开销，还供儿女上大学，到年底还有盈余，现在就想换一个店面……

听着她倔强又充满自信的语气，我不由产生了一丝敬佩。我说：“你是出于对这项工作的热爱吧？”

听了我的话，她哈哈一笑，停下手中的刷子，仰脸看着我：“热爱可能谈不上，倒是蛮开心。每天顾客从店里出出进进，来时的鞋都是沾着灰土脏兮兮的，而走时都变得干干净净油光锃亮。特别是顾客说声‘谢谢’时，我心里会倏地一下，有种满足感，觉得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作为的人。有时，还会边干活儿边自我臭美地遐想：顾客穿着我给擦亮的皮鞋都干什么去了呢？参加重要仪式？上台演讲？约会？跳舞？——有一次跟邻店开发廊的姐妹闲聊，说到我的想法，她乐得前仰后合，拽着我的手直晃，说她跟我想的一样一样的。她觉得，给顾客理发就是在完成自己的作品。顾客走在街上或参加什么活动，就是在发表和传播她的作品，有一种美美的成就感。我跟她逗趣地说：“是呀，咱俩一个管头，一个管脚，从这两个店出去的人，咱俩从头打扮到了脚，谁敢说这满大街流动的美景跟咱俩无关？”

真让我刮目相看，想不到她内心竟如此乐观充实。我问：“你真是这么想的吗？”

她说：“当然。擦鞋不光让我全家生活上有保障，还让我精神上有一种踏实感。最初干这个行当时，我跟老公都怕念书的女儿自卑，怕同学们瞧不起她。没想到，女儿很懂事，反过来安慰我俩，说擦鞋有啥好自

卑的？谁不穿鞋？谁的鞋脏了不得擦？不到鞋店擦就得在家里擦，关上门，人人都是擦鞋匠。女儿既懂事又实际，从不跟同学比吃比穿比消费。爸爸平时，每到寒暑假，她都会来店里帮工，让我跟她爸大学心里感到欣慰温暖。”

提到女儿，她显得格外快活，眼睛闪着亮光，不无得意地告诉我，女儿学的是幼师专业，前几年毕业后，应聘到一家幼儿园。今年又参加了本地一家职业专科学校的教师招聘，笔试过了，也不知道面试能不能成功。

她从开始给我擦鞋就一直娓娓而谈，中间还有几次手不停嘴不停。从她的神情中，我读懂了这个女人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那份笃定和执着，对生活的憧憬和热爱。

我在心里默默为她祝福：心想的事一定能成！一定！

